478
1

君臣佐使ハ上中下ノ薬ヲサシテノ

重刊證類本草叙

上古聖人之御天下也旣庶而富而教矣復慮民之有札瘥之醫藥以濟其夭死而仁民之術寓焉蓋自神農嘗百草始知寒涼温熱之性君臣佐使之方而本草於是乎權輿矣周禮醫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藥療之酸以養骨辛以養筋鹹以養脉苦以養氣甘以養肉其傳固有所自也歴代名醫梁若陶弘景唐若蘇恭咸深探藥性各增其品自神農三百六十五種益至八百四十四種可謂備矣宋太祖仁宗俱嘗命

儒臣刋正補注增藥至千餘品蜀孟昶復參以
唐本圖經唐慎微又益以方書證以經史遂成
全書凡三十卷成化間巡撫山東都御史原公
傑得平陽善本刻之臬司其傳寖廣然模印既
久字畫汗漫至不可辨
聖天子紀元之初鳳梧以譾陋承乏巡撫諮諏民
隱憫齊魯之醫昧於藥性而病者橫罹於死亡
也廼檄臬司訪舊本而重鋟之其工梓之費則
取之贖金閱歲而工始告成凡爲板一千二百
四十有奇於是諸藥性暨圖燦然明備如指諸
掌將自壹方而傳之天下固非敢私於齊魯也
昔孔子之所慎齋戰疾而傳有之曰病卧於床
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范文正公亦嘗曰儒者不得爲宰相則願爲名
醫蓋濟民之功等爾鳳梧濫膺撫循惠不及民
恭遇
聖明在上仁覆海隅是書一出爲醫者知對病用
藥之方爲士民者知養身事親之道由是推之
以活民命壽
國脉而嘉靖無疆之治豈無補於萬一哉是舉

也始興事者江憲使潮中其事者呉憲副山錢
憲副朱而終其事者潘憲使珍也
嘉靖癸未冬十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山東墜方廬陵靜齋陳鳳梧叙

重刊本草序

一 舊本草三卷藥分上中下三品凡三百六十五種蓋炎黄時所著實不刊之書也梁陶弘景增藥爲七百三十種書爲七巻唐蘇恭又增藥爲八百四十四種書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詔取醫家嘗用得効藥凡一百三十三種附益之命李昉扈蒙等重加刋正乃有詳定重定之目蜀孟昶亦嘗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他如徐之才之藥對陳藏器之拾遺與夫揚振之杜善方陳士良日華子寇宗奭諸人遞相增附互有註釋於是刪繁性事食性衍義諸書出焉蜀唐愼微又於本草圖經之外增藥六百餘種益以諸家方書及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於本藥之左爲書三十餘

巻名曰經史證類本草至爲明備舊有解人龐
氏得其善本甫更兵燹所存無幾後平陽張存
惠因龐氏本附以宗奭衍義增多藥品爲之板
行惜傳之未廣今山東按察僉事茂君彪曩以
御史出按平陽購求得之於郡守胡君曆珍藏
有年適副都御史原君傑奉
命巡撫山東見而善之謀諸左右布政使雷君復
葉君晟按察使李君裕副使劉君敬命工重鋟
諸梓以廣其傳都憲因提學僉事周君潔來京
以序見屬予惟疾之所恃者醫醫之所恃者藥

或君臣佐使之不明甘苦寒温之莫辯雖欲療
人之疾其可得乎上古聖人開物成務制爲醫
藥以救夭枉其功不可尚矣後世明智之士游
心方技率先注意本草蓋以藥之性味既明斯
於疾之治療弗誤用能成功當日垂聲後來此
本草之書所爲有裨於世也歟今茲板刻既新
傳之必廣庶幾起死回生之術有賴焉噫都憲
之用心仁矣哉敬爲序諸首簡者
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冬十一月既望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知

剗膓 後漢書

制誥

經筵官淳安商輅序

重脩證類本草序

自古人俞穴鍼石之法不大傳而後世亦鮮有得其妙者遂專用湯液丸粒理疾至於剗膓刮臆刮骨續筋之神奇以爲別術所得終非神農家事維聖哲審證以制方因方而見藥故方家言盛行而神農之經不可一朝而舍也其書大抵源於神農氏自神農氏而下名本草者固非一家又有所謂唐本蜀本者迄於有宋政和間天子留意生人乃命宏儒名醫詮定諸家之說爲之圖繪使人驗其草木根莖花實之微與夫玉石金土蟲魚飛走之狀以辨其藥之真贋而易知爲之類例使人別其物産風氣之殊宜君臣佐使之異用甘辛鹹苦酸之異味温涼寒熱緩急有毒無毒之不同而易見其書始大備而加察焉行於中州者舊有解人龐氏本兵烟蕩析之餘所存無幾故人罕得恣窺今平陽張君魏卿惜其寖遂湮墜乃命工刻梓實因龐氏本仍附以寇氏衍義比之舊本益備而加察焉書成過余屬爲序引余謂人之所甚重者生也

序引 後文前書アリ

衛生之資所甚急者藥也藥之考訂使無以乙亂丙誤用妄投之失者神農家書也開卷之際指掌斯見政如止水鑑形洪鐘荅響顧安所逃遯其形聲哉養老慈幼之家固當家置一本況業醫者之流乎然其論著自梁陶隱居唐宋以來諸人備矣余言其贅乎世固有無用之學無益之書余特嘉張君愛物之周用心之勤能爲是大有益之書以暨群生以圖永久非若世之市兒販夫僥倖目前規規然專以利爲也故喜聞而樂道之君諱存惠字穉仰歳己酉孟秋望日貽溪麻莘信之序

重修本草之記

此書世行久矣諸家因革不同予取諡類本尤善者爲窠模增以寇氏衍義別本中方論多者悉爲補入又有本經別錄先附分條之類其數舊多差互今亦考正凡藥有異名者取其俗稱注之目録各條下俾讀者易識如蚤休云紫何車假蘇云荊芥之類是也圖像失真者據所嘗見皆更寫之如竹分淡苦堇三種食鹽著古今二法之類是也字畫譌誤殊關利害如朴斗疸疽上下千十未末之類無慮千數或證以別本質以諸書悉爲釐正疑

者間之敬俟來哲仍廣其脊行以便綴緝庶歷久不壞其間致力極意諸所營制難以具載不敢丁毫苟簡與舊本頗異故目之曰重修天下名賢士夫以舊鑒新自知矣泰和甲子下巳酉冬日南至

晦明軒謹記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序

[illegible]提擧太醫學臣曹孝忠奉

敕撰

成周六典列醫師於天官聚毒藥以共醫事葢維治道緒餘仁民愛物之意寓焉聖人有不能後也

國朝闡神農書康濟斯民嘉祐中兩命儒臣圖經補注訓義剖治亦已詳矣而重熙累洽文物滋盛士之聞見益廣視前世書猶可緝熙而賡續者蜀人唐慎微近以醫術稱因本草舊經衍以證類醫方之外旁摭經史至仙經道書下逮百家之説兼收並録其義明其理慱覽之者可以洞達臣因侍燕間親奉玉音以謂此書寔可垂濟迺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繼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臣仰惟睿聖當天慈仁在宥誕振三墳躋民壽域肇設學校俾華俗弊復詔天下進以音方善術將爲聖濟

經以垂天下萬世臣以譾才叨列是職兢兢臨淵谷而諸類本草誠爲治病之總括又得以釐而正之榮華深矣謹奉明詔欽師官聯朝夕講究刪繁緝紊務底厥理諸有援引誤謬則斷以經傳字畫鄙俚則正以字說餘或訛戾殽互繕録之不當者又復隨筆刋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爲成書凡六十餘萬言請目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政和六年九月一日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句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大醫學臣曹孝忠謹序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第一 已酉新增衍義

成都 唐愼微續證類

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句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太醫學臣曹孝忠 奉

勅校勘

序例上 韓保昇曰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爲諸藥中草類最多也

嘉祐補注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録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

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黄帝内外經云
本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
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録載神農本草三巻推以
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
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
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
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
以新説通爲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録然舊經才
三巻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

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巻唐顯
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
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
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巻世謂之唐本
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
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
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
爲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并鏤板摹行由此醫
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
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

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
經譔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
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講求浸多參校近
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頤生毆疾之用
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
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
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
究雖屢加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
粗略或俚俗嘗用而太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
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捂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

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
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
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
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
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
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
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
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
並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
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

本草以所著先後為次第凡書舊名
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
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
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
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
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注附於
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
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
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
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

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
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
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注如地
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
是也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
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
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
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
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所
辯證者如葫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大醫衆論參

議別立爲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千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

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

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

一百三十三種今附

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

八十二種新補

一十七種新定

本草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録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

多贋偽難別以虺牀當蘼蕪以薺苨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爲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

凡八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纍年既而補注本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群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字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頌向嘗刻意此書於是建言奏請

俾專撰述臣頌既被旨則裒集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荄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若陸英爲蒴藋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香本同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爲先今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寃句奚獨生於少室今

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誨行程記爲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爲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溲疏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寶

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録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並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蟹之類是也總二十卷目録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主上以至仁厚德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爲之惻然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惠無先醫術蚤歲屢敕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憫南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恩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寢旨深愧寡聞嘉祐六年九月日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新差知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及管句開治溝洫河道事騎都尉借紫臣蘇頌謹上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辯本草存其錄舊

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正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一卷本經漏功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皮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說至於雞腸蘩蔞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討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辯其臧否至如突厥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說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

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諟誤而辯之者署爲今注考文記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唐本序　禮部郎中孔志約撰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之所保曰命資亭育以盡年蟄穴棲巢感物之情蓋寡範金揉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沴易愆寒燠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構手足之災機（當作幾）纒膚腠莫知救止漸固膏肓期於夭折蓋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成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刳麝剸犀驅洩邪惡飛丹煉石引納清和大庇蒼生普濟黔首功侔造化恩邁裁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賴岐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昔秦政煨燔茲經不預永嘉喪亂斯道尚存梁陶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以爲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蠹與桐雷衆記頗或踳駮興言撰緝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

時鍾鼎峙聞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平之防己棄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仁冬收雲實謬粱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蔓異繁蔞於雞腸合由跋於鳶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精引為連類鉛錫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于今雖方技分鑣名醫繼軌更相祖述罕能釐正乃復採杜衡於及己求忍冬於絡石捨陟釐而取莂藤退飛廉而用馬薊承疑行妄曾無有覺疾瘵多殆良深慨歎既而朝議郎行右監門府長史騎都尉臣蘇恭摭陶氏之乖違辨俗用之紕紊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中大夫行尚藥奉御臣許孝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詳撰竊以動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節變感氣殊功離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乖於採摘乃物是而時非名實既爽寒溫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於是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秘要博綜方術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取

鈔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庻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經目録等凡成五十四巻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三巻及唐英公進本草表云勒成本草二十巻目録一巻藥圖二十五巻圖經七巻凡五十三巻又英公序云撰本草并圖經目録等凡成五十三巻據此三者合作五十三巻又據李含光本草音義云正經二十巻目録一巻又別立圖二十五巻目録一巻圖經七巻凡五十四巻二説不同今並述之庻以網羅今古開滌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靈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覧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説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辭幽賛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歳踰三千民到于今頼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録而

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臣禹錫等謹按蜀本作㸑音糜）
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臣禹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幷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如韓保昇所云又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
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
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吳
普（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花佗弟子撰本草一卷）李當之（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花佗弟子修神農本經而世少行用）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

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
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
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輙苞綜諸經研
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
進名醫別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
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詺（音明）
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幷此序錄合爲
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
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覽施用）

本草經卷中玉石草木三品

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録並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分爲七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黄帝内外經班固論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録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録加之爲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覧既難圖繪非易今以序爲一卷例爲一卷玉石三品爲三卷草三品爲六卷木三品爲三卷禽獸爲一卷蟲魚爲一卷果爲一卷菜爲一卷米穀爲一卷有名未用爲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種本經一百八十一種別録一百一十五種新附一百九十三種有名未用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虚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歳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臣禹錫等謹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録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并名醫別録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録之文也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

致異蹤令後世覺之者拾掇此類以別非神農之書乃後人所記之文者審以此故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

中品藥性療疾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爲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

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

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為其分劑也

藥有陰陽配合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

子母兄弟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若榆皮為母厚朴為子之類是也

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

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爲害雖尒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巳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樓乾薑畧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注在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羮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醎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温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地所出眞僞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眞假非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鱓鼈爲蓴羮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本説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之源以為其制也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説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脉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今非但識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慎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此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

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愈昔李子豫
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
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
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眞誥中有言曰常不
能愼事上者自致百痾之本而怨咎於神靈乎當
風臥濕反責他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愼事上者
謂舉動之事必皆愼忌若飲食慾情陰陽不節最
爲百痾之本致使虚損内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
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
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
不去十之取去爲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
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令至劑爾如經所言一物
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
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
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
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爲丸而毒中又有輕
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耶凡此之類
皆須量宜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舊云三物一毒服
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

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兎屎注云謹按兎屎大於梧子等差不類今以胡豆替小豆小豆替大豆大豆替兎屎以爲折良

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蠱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爲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

病在胷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適早晩復須條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煖服者服湯則有疎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澼下痢大小便不通賁豘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癲癇鬼疰喉痺齒痛耳聾目盲金瘡踒烏卧切折癰腫惡瘡痔

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虚乏羸瘦女子帶下崩中
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
枝葉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
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
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爲根宗然
後配合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槩言之所
以醫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
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
意至漢淳于意及花佗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脩
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爲衆方之祖又悉依本
草但其善診脉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刳腸
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
晉代已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
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
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
精藥術宋有羊所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
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
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乎
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

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
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
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餅店蒜虀乃是下蛇之藥
路邊地菘而爲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爲
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顔光祿亦云詮
三品藥性以本草爲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
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
藥道爲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
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
爲主理即同其爲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

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
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
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
哉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
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
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
亦不以爲疑脫或偶爾値差則自信方驗若簡消
未瘥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己詳思得失虛
搆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
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

止於事迹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慎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弑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為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

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已來務御諱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蹟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

以輔身濟物者也

今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如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已前當言列國今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已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荊益不通則全用歴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問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售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

族別本作旅

螵蛸 桑枝ニ有ヨシ

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辯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爲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未知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

不窮揀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撿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咎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依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必然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為善（今按本草採藥陰乾者皆多惡至如鹿茸經稱陰乾皆悉爛令壞今火乾易得且良草木根苗陰之皆惡九月已前採者悉宜日乾十月已後採者陰乾乃好）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臣禹錫等謹按唐本又云但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已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為殊少故知非複秤悉用今者耳）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

鹿茸ミノフクロツノ

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爲一勺十勺爲一合以藥升分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藥勿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卽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爲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卽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匕散蜜和得如梧子准十丸爲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一方寸匕蜜爲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甚不等

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㕮咀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無末而又片粒調和也（唐本注云㕮咀正謂商量斟酌之餘解皆理外生情爾　臣禹錫等謹按㕮咀即上文細切之義非商量斟酌也）

凡丸散藥亦先切細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方所言其潤濕藥如天門冬乾地黄輩皆先切暴獨擣令偏碎更出細擘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之既燥少停令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屑乃秤之爲正其湯酒中不須如此也

凡篩丸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疎絹於酒中服即不泥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

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爲佳也

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裹内中其雄黄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煮湯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
十兩藥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爲准然則利湯
欲生少水而多取汁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汁好
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兩人以尺木絞之
澄去垽濁紙覆令密温湯勿令鐺器中有水
氣於熟湯上煮令煖亦好服湯寧令小沸熱易下
冷則嘔湧
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
羸病之輕重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漬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

寒暑日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
滓可暴燥微擣更漬飲之亦可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煮竭飲之亦
敵一劑新藥貧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浹不用多汁密覆勿泄
云晬時者周時也從今日至明旦亦有止一
宿者煮膏當三上三下以泄其熱勢令藥味得出
上之使帀帀沸乃下之使沸靜良久乃止寧欲小
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有白芷
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爲度猪肪皆勿令經水臘月

苦酒 一說ニハ酢ヲ云 又美酒五升ヲ貳升ニ煎ツメタルヲ云

三上三下ハ鐺ノ上下ヲ云 煮ヘル時十ヘヲ上ケテ又煮ヘルコト三度ツヽ

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蓋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黄朱砂輩皆別擣細研如麫須絞膏畢乃投中以物疾攪至于凝強勿使沈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凝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黄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煮湯臨熟乃内湯中又煮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黄舊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黄皆先別煑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内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黄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栝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惟螵蛸當中破炙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内汁中更上火兩三沸

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柔撻去皮巴豆打破剥去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取羽皮藜蘆剔取根微炙枳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鐺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礜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羖羊角皆鎊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擣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煻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惟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且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剥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二十許過今六七過便足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爲細片乃秤之以入湯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用阿膠皆先炙使通體沸起燥乃可擣有

不沸熨更炙之
凡丸中用蠟皆烊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
艾先細擘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
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
不壞掠之多少隨蜜精麤
凡丸散用巴豆去皮心膜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
有膏膩藥皆先熬黃黑別擣令如膏指搣莫結切視
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散
仍復都以輕疎絹篩度之須盡又內臼中依法擣

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熬之者雖生並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
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茯苓豬苓削除黑皮
牡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槌破去心紫菀洗去
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葱白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
芋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
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呉茱萸皆欲得陳久
者良其餘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

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實若干枚者去穰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爲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爲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爲正呉茱萸一升者五兩爲正菟絲子一升九兩爲正菴蘭子一升四兩爲正蛇牀子一升三兩半爲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爲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其子各有虚實輕重不可通以秤准皆取平升爲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爲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爲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爲正云一把者重二兩爲正云蜜一斤者有七合猪膏一斤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

臣禹錫等謹按徐之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聚皆起於虚也虚生百病積者五臓之所積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増損虚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増減古之善

爲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晩
早則藥勢未成晩則盛勢已歇今之爲醫不自採
藥且不委節氣早晩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
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
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爾虛勞而苦頭痛復熱加枸杞
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
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
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
刺蓯蓉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
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

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卽用沙參
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
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栢子仁虛而多氣兼微
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
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呉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
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
虛而冷用隴西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
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肶胵虛而小
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
有一一歷而用之但據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敘

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准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
凡烏梅皆去核入丸散熬之大棗擘去核
凡用麥蘖麴大豆黃卷澤蘭蕪荑殭蠶乾漆蜂房
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蒲黃丹砂
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蟹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
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煖酒漬經一宿
漉出暴微白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一宿漉出
暴微白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
曬微乾擣之須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
令極細
諸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澁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

之大體而本經都不立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泄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澁可去脱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以窮急以致物今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即薑橘吳茱萸之屬是也寒温不節足療温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涼氣多風足理風之藥即防風獨活之屬是也濕氣多痺足主痺之物即魚鼈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麩涪醋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

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痹足主痹之物即黄連黄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即蘘荷茜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鸀鳿鸂鶒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貧下豈前賢之偏有所好或復用不遂其宜耳

○補注所引書傳

補注本草所引書傳内醫書十六家援據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子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具列如左

開寶新詳定本草 開寶六年詔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從蘊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詳校諸本仍取陳藏器拾遺諸書相參頗有刊正別名及增益品目馬志為之注解仍命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刊定凡二十卷御製序鏤板于國子監

開寶重定本草 開寶七年詔以新定本草所釋藥類或有未允又命劉翰馬志等重詳定頗有增損仍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王祐扈蒙等重看詳凡神農所説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即以墨字并目録共二十一卷

唐新修本草 唐司空英國公李勣等奉勅修初陶隱居因神農本經三卷增修為七卷

顯慶中監門有長史蘇恭表請修定因命大尉
趙國公長孫無忌尚藥奉御許孝宗與恭等二
十二人重廣定爲二
十卷今謂之唐本草

蜀重廣英公本草 偽蜀翰林學士韓保昇等與諸
醫士取唐本草并圖經相參校
更加刪定稍增注釋孟昶自
爲序凡十卷今謂之蜀本草

吳氏本草 魏廣陵人吳普撰普華佗弟子修神農
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
六卷今廣內不復有惟諸子書多見
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

藥總訣 梁陶隱居撰論夫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
療疾病及採蓄時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題
云藥像口訣不著撰
人名氏文字並相類

藥性論 不著撰人名氏集衆藥品類分其性味君
臣主病之效凡四卷一本題曰陶隱居撰
然所記藥性功狀與本草
有相戾者疑非隱居所爲

藥對 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以衆藥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而記
之凡二卷舊本亦草多引以
爲據其言治病用藥最詳

食療本草 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
者八十九種并舊爲二百二十七條凡
三卷

本草拾遺 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
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
逸尚多故別爲序例一卷拾遺六卷
解紛三卷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

四聲本草 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
一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
進士王
收撰序

刪繁本草 唐潤州醫博士兼節度隨軍楊損之撰
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難於看檢
刪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
爲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

本草性事類 京兆醫工杜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刪去重復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解毒相反相宜者為一類共一卷

南海藥譜 不著撰人名氏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療疾之驗頗無倫次似唐本人所作凡二卷

食性本草 偽唐陪戎副尉劍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有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經洎陶隱居蘇恭孟詵陳藏器諸家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己載食醫諸方及五時調養臟腑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鍇為之序

日華子諸家本草 國初開寶中明人撰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花實蟲獸為類其言近用功狀甚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返以其所以生者殺人吁可畏哉寒熱溫涼辛甘緩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辯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為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脉用方之為難而辯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怪飛潛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偽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

何可須臾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爲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爲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爲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大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爲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爲之補注因唐圖經別爲繪畫復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謬刊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爲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撮數湯劑華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況偏州下邑雖有願見者何所售之閩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該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爲一又附以古今論說與已所見聞列爲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帙而兩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絕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談輿地者觀於職方閱戰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爲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孫少孤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爲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

脬胎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脉曰當投某劑某刻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而精識超絶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史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倉公華佗輩爲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擧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辯君臣寧分相制秖如枚毛（今鹽草也）霑溺立銷班腫之毒象膽揮粘乃知藥有情異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插魚處立如故也）却當榮盛無名（無名異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灰味別）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效各不同（頭止血尾破血）蕤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箄淡鹵（常使者甑中箄能淡鹽味）如酒霑交（今蜜枳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枚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而如初（以鸞血煉作膠粘折處鐵物永不斷）海竭江枯投游波（燕子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爲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

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形留住鼎全賴宗心別有
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宗以
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必恐雌得芹花其草名為
訣其草出欸州生処多蟲獸立莖其形
如芍藥花色青莖長三尺已來葉上
黄班色味苦澁堪用煮雌黄立住火立便成硬
遇赤鬚其草名赤蔓今呼為虎鬚
草是用煮硇砂即生火驗水留金鼎永中
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以髓入在
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
可殺之用酒噴之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
即殺勿於屋下收折
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
作末揩折處齒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
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
煉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離有五花而
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
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瀰者正
脚生肉梭褪繫菩根脚有肉梭者取菩根於
褪帶上繫之感應末不痛靈

皺旋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草薢一
作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
大全賴鸕鷀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
鸕鷀末服立括如故也血泛經過飲
調瓜子冄煎子肉仁搗作末
去油飲調服之立絶咳逆數數酒服熟雄
天雄炮過以酒調
一錢匕服立定也遍體瘮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
者日側子
作末冷酒
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
熟水下之立止也
文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硝硇即
硇砂硝
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
粉用鍛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盧朴不食
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盧
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須是蓯鱓蓯蓉并
鱓魚二
味作末以黄精汁丸服之可
力倍常十丸也出乾寧記駐色延年精蒸神錦
出顔色服黄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
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顔貌可如幼爲之容色也

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瘡舌坼立愈黃蘇（口瘡舌坼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功某忝遇明時謬看醫理雖尋聖法難可窮微略陳藥餌之功能豈溺仙人之要術其制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某不量短見直録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兎蕈（俗云兎屎）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為準是一彈丸也
凡方中云以水一鎰至二鎰至十鎰者每鎰秤

之重十二兩爲度

凡云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爲一分有誤必所損兼傷藥力也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用醋或乳煎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每一斤秖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少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秖用蜜用餳秖用餳用糖秖用糖勿交雜用必宜瀉人也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第一

新添本草衍義序

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辯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序例上

衍義總序

天地以生成爲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爲本安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爲本世之人必本其

本則本必固本旣固疾病何由而生夭横何由而
至此攝生之道無逮於此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漑
矧人爲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
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
疾忘情去智恬澹虛無離事全眞内外無寄如是
則神不内耗境不外惑眞一不雜則神自寧矣此
養神也抱一元之本根固歸精之眞氣三焦定位
六賊忘形識界旣空大同斯契則氣自定矣此惜
氣也飮食適時温凉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
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矣此隄疾也三者甚易行

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
人罕專尚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夭和頻失聖
人憫之故假以保救之術輔以蠲痾之藥俾有識
無識咸臻壽域所以　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
重定本草別爲圖經至于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
金匱外臺之類粲然刊於書府今復考拾天下醫
生補以名職分隷曹屬普救世人之疾茲蓋全
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賚天下
故野無遺逸之藥世無不識之病然本草二部其
閒撰著之人或執用已私失於商較致使學者擬

據之間不得無惑今則併考諸家之説參之實事
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東壁土倒流水冬灰之類）隱
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如水泊菊下過而水香鼴鼠溺精墜地而生子）
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如玉泉石蠹之類）諱避而易
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宋朝諱及唐避代宗諱）使是非歸
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捜求訪緝
者十有餘年採拾衆善臚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
率皆周盡捌疾爲聖人所謹無常不可以爲醫豈
容易言哉宗奭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也醫可據
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

若不能達藥性之良毒辨方宜之早晩眞僞相亂
新陳相錯則曷由去道人陳宿之蠱（唐甄立言仕爲太常丞善
醫術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歳診曰腹有蠱誤食
髮而然令餌雄黄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指無目
燒之有髮氣乃愈）生張杲駢潔之齒（唐張杲召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
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杲三進頹然曰非
佳酒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
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齦良久齒已生黎然駢潔帝益神之）此書之意於是乎作
今則編次成書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
例爲三卷内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
其神農本經名醫別録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
之目録本經已著目録内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

卷及目録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博愛衞生之
士志意或同則更爲詮脩以稱
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歳記
本草之名自黄帝岐伯始其補註總叙言舊說本
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見平帝紀元始五年舉
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軺傳遣詣京師此但
見本草之名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
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
於此是尤不然也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
人然亦不著本草之名皆未臻厥理嘗讀帝王世

紀曰黄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
療衆疾則知本草之名自黄帝岐伯始其淮南子
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十毒亦無本草
之說是知此書乃上古聖賢具生知之智故能辯
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後之賢智
之士從而和之者又增廣其品至一千八十二名
（補注本草補一千八十二種然一種有分兩用者有三用者其種字爲名字於義方允）可謂
大備然其間注說不盡或捨理別趣者往往多矣
是以衍摭餘義期於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
冀有補於闕疑

夫天地既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位則五
味生五味生則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已故曰生
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
則成而奇寒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氣耎故其
味可用以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氣收故
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沖氣則無所不
和故其味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
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
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
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

則用甘不欲則弗用用之不可太過太過亦病矣
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
人之疾者蓋寡矣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況招來和氣之藥
少攻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
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纔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
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患須在閑日故曰安不忘
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經
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蓋不適其

性而強云爲逐強覓卽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旣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眞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也可不愼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疾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凉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旣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爲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爲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

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縁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絶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慧決也故幃箔不可不遠斯言至近爲其事至難行蓋人之智慧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何所依止是知貪欲不滅苦亦不滅貪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者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禍福何由而致也

夫人之生以氣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虚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絶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俟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者最爲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

死一生舉此爲例其餘諸勞可按脉與證而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
可去之術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其一曰虛
五虛是也（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
也（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
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
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内病不在外也
八曰外病不在内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脉審
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加諸病者豈有不可
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
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識病失於不知
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即爲難治非止醫家之罪
亦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
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
則招禍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
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說耳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
去皮畢重半兩爲正既言廣而不言狹如何便以
半兩爲正且桂即皮也若言削去皮畢即是全無
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皮上麁虛無味者

約爲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温凉四氣今詳之凡稱氣者卽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温凉則是藥之性且如鵝條中云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况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熱温凉配之如蒜阿魏鮑魚汗韈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狸白馬莖裩近隱處人中白則其氣臊沈檀龍麝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序例中氣字恐後世誤書當改爲性字則於義方允

今人用巴豆皆去油訖生用玆必爲本經言生温熟寒故欲避寒而卽温也不知寒不足避當避其大毒矧本經全無去油之說故陶隱居云熬令黄黒然亦太過矣日華子云炒不如去心膜煑五度換水各煑一沸爲佳其杏仁桃仁葶藶胡麻亦不須熬至黒但慢火炒令赤黄色斯可矣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毒少毒更在逐事斟量不可舉此爲

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是假令豈可執以為定法
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一概末如粉
臨服内湯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磨者煎取汁者
且如丸藥中用蠟取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
備以過關鬲而作效也今若投之蜜相和雖易為
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臓中若其間更
有毒藥則便與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
用蠟之本意至如桂心於得更有上虚軟甲錯可
削之也凡此之類亦更加詳究
今人用麻黄皆合搗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
上沫序例中言先別煮三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
如本數乃内餘藥不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黄之
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拆去節令通理寸剉之寸
剉之不若碎剉如豆大為佳藥味易出而無遺力
也
陶隠居云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澁滑燥濕此十種
今詳之惟寒熱二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黄
朴消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
特補此二種以盡厥旨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寶命全形篇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爲變者陽化氣也精氣爲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卽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爲此矣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卽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不謹養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

旣以犯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術斃本草之經於是興焉旣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衍義於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千變萬化出沒不定其言至簡其義無窮而以一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苟不明不爲物所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旣忘矣則六欲七情無能爲也六欲七情無能爲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能入外患不能入則本

㕮咀ノ二字細切ト見ヘタリ

草之用寔世之溺徇耳若未能達是意而至是地則未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起憂患有憂患旣作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憂患乎

右隱居以謂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數百過如此恐乾末澌湯不可擣不若令力士合研爲佳又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以綿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酒中亦須稍細藥力方盡出效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上火不爾恐遺藥力不見效湯酒中尚庶幾若在服食膏中豈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術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㕮咀兩字唐本注謂爲商量斟酌非也嘉祐復符陶隱居說爲細切亦非也儒家以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嚙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張仲景方多言㕮咀其義如此

病人有旣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功世間如此之事

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隄或然
夫人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
別藥蓋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臟腑亦
異臟腑既異乃以一藥治衆人之病其可得乎故
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飡居亦
異是故黄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臨病
之功宜須兩審如此則依方合藥一一槩而用亦以
疎矣且如貴豪之家形樂志苦者也衣食足則形
樂心慮多則志苦岐伯曰病生於脉形樂則外實
志苦則內虛故病生於脉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

思慮不同當各逐其人而治之後世醫者直委此
一節閉絶不行所失甚矣嘗有一醫官暑月與貴
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曰可
餌消化藥他人當服十丸公當減其半下咽未久
疎逐不已幾致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遼不可不察
故曰病當別論又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妄以凉
藥逆制專用黄連阿膠木香藥治之此藥始感便
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不已幾致委
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又須
經歷則萬無一失引此為例餘可效此

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據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灰半天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不易盡知然捨理何求哉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

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今人使理中湯丸倉卒之間多不效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意爲必效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胃痺心中痞堅氣結胸滿脇下逆氣搶心治中湯主之 人參朮乾薑甘草四物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爲度或作丸須雞子黃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楊梅許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今引以爲例他可傚此然年高及素虛寒人當逐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蓄藥爲能者卒之間防不可待者所須也若桑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蓋虎膽蟾酥野駝蛋蓬蘂空青婆娑石石蟹冬灰蠟雪水松黄之類如此者甚多不能一一遍舉唐元澹字行沖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乎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然梁公因事而言獨譬之以藥則有以見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者知斯意而已

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絶馳騖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沽名齪齪求利也如或不然則昜以致薑撫沽譽之慙逋華佗之矜能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脉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一藥偶得他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有大小新久虚實豈可止以一藥攻之若初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日或虚或實豈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黄皆知此物大熱然石性緩倉卒之間下咽不易便作効故智

者又以附子乾薑桂之類相倖使以發之將併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黄其可得乎故知許嗣宗之言未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

夫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干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即便隔生死然刑有鞫司鞫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纔到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脉藥又相當如此即應手作効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投湯劑逡巡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間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懼哉

序例下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奥室之中處帷幔之内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彈切脉之巧四者有二闕焉黄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若患人脉病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脉供藥其可

得乎如此言之烏能盡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也
不能革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見所問繁還爲
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
侯之色尚不肯信況其不得見者乎嗚呼可謂難矣
也已

又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脉六七至而濇寸
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
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
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
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乾薑湯一日寒熱遂已又
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
凉和脉漸匀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云
我但胷中熱燥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
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胷丸半服利三行
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
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
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
狂言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
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柴胡去人參大棗生薑加
乾薑五味子湯一日欸減二日而病悉愈已上皆

用張仲景方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脉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脉漸生翼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㑊者時五六月間脉洪大按之則絶今六脉既單洪則夏之氣獨然按之絶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脉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果卒

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款冬花焚三兩芽俟煙出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嚥之至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差

有人病瘧月餘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觀其病與脉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復作此蓋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慎遂致吐逆不食脇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痰瘧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

又與理中散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顫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為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譫言吐逆顫掉不省人狂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脉伏此胃中有結熱故昏瞀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即顫掉而厥遂與大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仲景後服金餅丸
方見删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脚腫生瘡忽食猪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黒色多睡耳輪上有浮泡小瘡黄汁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近服兎絲有效小年常服生硫黄數斤脉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薏苡人一兩以治筋急減黄芩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百五枚後云尚覺大冷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黄芩三物却加當歸一两半遂安今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旣不能逐證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

湯丗所須也故舉以爲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人者
也非正氣則爲邪非眞實則爲虛所謂正氣者春
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
肌肉秋在皮膚冬在骨髓此人之氣也在處爲實
不在處爲虛故曰若以身之虛逢時之虛邪不正
之氣兩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臟腑逮於
骨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藥
抵截散補防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掌須保護胃
氣舉斯爲例餘可效此

新添本草衍義序例終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第二 已酉新增衍義

成都唐慎微續證類

敕校勘

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句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太醫學臣曹孝忠

序例下

謹按諸藥一種雖主數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
之日或致疑混復恐單行經用赴急抄撮不必皆
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藥名仍可於此處療
若欲的尋亦兼易解其甘苦之味可略有毒無毒

易知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其有不宜入湯酒者今亦條於後矣令詳

唐本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爲平多有差互今於逐藥之下依本經別錄而注焉

凡墨蓋子下並唐慎微續添

夫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之至於諸藥尤能遞爲利害先聖既明有所說何可不詳而避之時人爲方皆多漏略若舊方已有此病亦應改除假如兩種相當就其輕重擇而除之傷寒赤散吾常不用藜蘆斷下黄連丸亦去其乾薑而施之無不效何忽強以相憎苟令共事乎相反爲害深於相惡相惡者謂彼雖惡我我無忿心猶如牛黄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黄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相反者則彼我交讎必不宜合今畫家用雌黄胡粉相近便自黯妬粉得黄即黒黄得粉亦變此蓋相反之證也藥理既昧所以不效人多輕之今按方處治必恐卒難尋究本草更復抄出其事在此覽略看之易可知驗而本經有直云茱萸門冬者無

以辨山呉天麥之異咸宜各題其條人有亂誤歟
譬如海舡之與鮀甲是惡正同又有諸芝使署預
署預復使紫芝計無應如此不知何者是非亦且
併記當更廣驗正之又神農本經相使正各一種
兼以藥對參之乃有兩三於事亦無嫌其有云相
得共療其病者既非妨避之禁不復疏出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第二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序

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撰

昔人有云天地間物無非天地間用信哉其言也
觀本草所載自玉石草木蟲魚果蔬以至殘衣敗
革飛塵聚垢皆有可用以愈疾者而神農舊經止
於三卷藥數百種而已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蘇
恭李勣之徒又從而廣焉其書爲稍備逮及
本朝開寶嘉祐之間嘗
詔儒臣論撰收拾采擷至於前人之所棄與夫有
名而未用已用而未載者悉取而著于篇其藥之

多遂至三千有餘種疑乎無遺也而世之醫師方家
下至田父里嫗猶時有以單方異品効見奇據而
前書不載世所未知者類蓋非一二故謹元從心從真避御名
今徵因其見聞之所追傳采而備載之於本草圖
經之外又得藥數百種益以諸家方書與夫經子
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於本
藥之左其為書三十有一卷目録一卷六十餘萬
言名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察其為力亦勤矣而
其書不傳世罕言焉
集賢孫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計之暇命官校正募

工鏤板以廣其傳蓋仁者之用心也夫病未必能
殺人藥之殺人多矣而世之醫者不復究知根性
之溫涼功用之緩急妄意增減用以治病不幸而
危殆者時蓋有之茲何異操刃而刺人於挺席之
上哉儻能研思於此因書以究其說即圖以驗其
真審方以求其效則不待乎七十毒而後知藥三
折臂而後知醫矣然則是書之傳其利於世也顧
不博哉謹徵姓唐不知為何許人傳其書者失其
邑里族氏故不及載云
大觀二年十月朔

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支晟序

元和六年歲舍庚申季冬吉辰